







洪流

「青年家爲個情給推！」矮個子的「建設」用手指在眼角上抹下了一塊眼淚，伸了個腰擺在開了。綠上的幹爺們也都有點倦了，跟着有人打了呵欠。

「是給應秀姑的人打？」

「是給應秀姑的，她大有功不賞，還清涼點子當標姑着，阻攔着妹學習新文字，那不成呀！」宋海妹一邊仍在寫信。

一暮地，窗子門呀呀地推開了，跟着探進一個亮亮的光臨袋來，便是抗主任那老光燄，他亮亮宋海妹在麻紙上寫着：「親愛的秀姑妹妹：」他笑着說：「嗨，古廟裏的菩薩想吃素罷了。」他一隻眼睛睜大一隻眼睛閉住地罵着女人失聲喊叫起來：「雄雞叫，五更天，小妹妹更醒睡——呀！」

「噢噯，海妹，車票（追緊）些，是呀，信裏說臨上地，心裏一肚子小鬼！」壞心鬼呀，看着我們青年人不敢放手却約會人家姑娘到家裏來，眼着孫孫猴手騎個白頭馬，做大的宋老漢管不住了。」那文化主任在旁：「一個個環境改好了，他竟見那對上正在幹：一個個環境改好了，劉子丹

開！」

「原是呀，他自己也是應家的『招門女婿』！」

「舊社會裏可多買賣活人妻，當童養，站年湊；可是兩個不同了，女子講究自由！」

「女子愛我們宋海妹吧，你姐，綠萬姪個小老頭子，鬍子一把，那像我們青年家白格生生兒（清秀）——」

「嘿，大家別鬧，別鬧，讓我來問宋海妹。呃，海妹，不准說假，應秀姑對你的親愛有幾層層，看過紅菱小腳沒有，打過遊戲沒有？」鄉文化主任的臉上的麻子因為笑而牽動了，他故意逗宋海妹玩。這時，被逗了的人顯然有點倦，他的心裏有點煩亂，他原想規規矩矩在信尾上簽署自己的名字，不知怎的手鬆了動抖，將「宋海妹」三個字寫得歪歪斜斜了。

一個老人彎腰走進來，他有的病容的臉上面露微笑地說：「海妹呀，大家都知道我們親愛關係了，認了點子，乾乾淨淨地，還差麼？」那個老人是他父親說。

韋明

話不具體，挑逗二一談談，可把我們秀娃姑娘說得也害臊了。  
「唉，姓魏的油嘴，大說我不具體，真陪文化陪啊！」  
「察測到這淫聲快活的空氣，宋老漢看住魏秀娃的扁扁臉說：『好女子，你說，你要反對我的買賣婚姻，你嫁給我，咱家，咱家，娶周，但海娃待你好，咱家老漢還歡迎好！』」  
太陽光黃黃地照進破窗來，村子口狗狗獵地叫起來，前莊後進的人趕來問個兒會議了。魏秀娃眼睜白估估的證了根宋海娃走出路去，宋海娃隨後也跟著走了。宋老漢微笑的看着這兩個人，的靜影在密門口消滅了，他心裏想：「這兩個人真是美美兒的一對呀。」

宋家那眼晴瞎得擔心人伸不下了，宋老漢的腰兒彎着以着魏秀娃的影子，他喜歡

清清的很可愛，會伸出兩隻柔軟的小手摸我爺爺手在歡迎，扯我爺爺的鬚子玩兒。他願自己已想：「今年咱們出兩石石，餵子，餵自己突然，他路發了一因，他腳兒葛清清志正在批評，他路發了一因，他腳兒葛清清（撒謊）的爺爺：『啊，也算足革命革命主的，不是我批評你，這是大家的意見，早

宋老漢明知道葛清清向志和另一個老漢都說話，但他覺得那句話語總像已在義舉像在他，他爹又聽見了人在說「影響，影響」的，他差得紅了。

「怎麼窮呢，報報快歡迎到自己宋老漢了。」

總領挨到他旁邊的一個娃老頭子，那娃老頭子朝宋老漢望了一眼，看見袋人啾啾地落在他身上，他口吃吃地說：「啾啾老雞。」跟上去人走，話語沒轉聲，就天打的跟宋老漢滾滾下，粗粗細細打了二石。

大家的眼光又望着宋老漢了。宋老漢

你「一」，你姓宋，姓宋好，革命上的好事講得好，咱大活和秀娃合得上一。她姑婆家手好，能做活，十五歲的小姑娘做了一手好針線，又會文化，我想，咱宋家就進一份財，續給老爺三，把這秀娃姑娘搶進門吧！」

宋海娃開始原上有些羞紅了，心裏却在高興，她的眼睛望着秀娃的身影子，這是今年他父親在更替着地盤，「這是今年他父親不能過這親了，我們兩口子錯秋接規矩，兩班也差不多了，儘是沒這親親，誰也不管俺咱宋家不對呀，咱宋老漢那一年不想在翠家前頭呢。那一年，俺在自見老子，不想見孫孫呢。」宋老漢換了自語了：「再呢，去年出三爹說對說說：『親媽媳婦到失規矩了，宋老漢，也該許海娃娶媳婦了。』」

密洞裏靜悄悄地，鍋邊的水沸聲漸晰地響着，宋海娃在鍋底下撈起些菜，在他腮上擦着，「宋海娃，你年紀背，你有文化，你

亮的大眼睛灼灼地環視了一下，又大聲地說着：「大呀，咱們今年還是出三石糧，咱上的幹部都在咱機關，咱宋家好意思不

宋海娃又轉下身子去夾鍋灶上的柴火，他這時，誰文化主任已經忍不住笑了，他隨着嗓子，吐着舌頭說：「噴噴，這個這，好青年家呢，真是強過於父親了，他車轉身子向家老漢說：『革命上堵大姓他到底不同呀，在劉子丹部下當姓他驍包的，兩個誰不都是革命上的好都呢。啊，宋老漢，你心裏打算出這一

宋老漢的那張黃臉的臉完全羞紅了，他意識到自已比兒子海娃落後了一步了。他見新老爺子在旁邊私語着，他又聽見宋娃在與媳婦在旁邊

「一石糧，一石糧，咱們宋家出呀！」

◎：青年家，剛在青教會担負工的人。

◎：招待員，自縣村裏管「派飯」的。

◎：「叫八開會」等雜務的村長的助手。

牛 真的？（掙上去。）你可別說會。  
牛 推開他！走，走，走！我不管你那一套。  
牛 真的？（婆姨奔雙走。）  
牛 又把褲褲弄丟了。）  
牛 （自語）家裏不要我了，那我只好走啦。  
雙 ……（牙齒咬落下唇，兩隻眼睛瞪得圓圓的，睜視着）  
雙 喂，我跟你說：我去啦！  
牛 青會主任說，他要找我，怎麼還不來呢？我找他去。  
雙 ……  
雙 三笑二虎他倆都報名入伍啦，我也入伍去。  
雙 （轉過身來）怎麼？  
雙 （喊着叫向村裏走去）參加八路軍去。  
雙 （裝出着急的樣子）喂，你停停！  
雙 （邊走邊唱）  
八路軍  
快快樂樂參加八路軍  
（追上去）你停不停？

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  
「用眼睛偷偷窺着她」離婚也要走。  
（突然的沉靜下來）那末你是真的要了不娶我？  
（怕真的鬧出亂子，影響不好，故作笑着）看你嚇得  
像個什麼樣子？是騙你的！  
（該奇的）別損心啦。我才不去呢！  
（安慰她）真的！你想，家裏放着個像你這樣的媳婦  
（硬地放心似的）你不想，家裏放着個像你這樣的媳婦  
子，會去當兵！  
（失望地）你是在說謊吧！  
別開玩笑，你就是趕我也不會去的。  
（試探地）這樣，人家不要說你落後嗎？  
（坦然的）他說他的話，我做我的「應成」，關我一  
雞巴的事。

人家會說我拖尾巴的！

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雙牛

（笑憤的）平日口角  
（婆娘在屋裏叫：牛  
啊，給我送茶過來坐  
下。請到這裏來坐吧  
不，外面一樣。  
你去提她的飯吧，我  
（會意的笑笑）好，  
（剛要下，媒會主任  
你們都在幹啥呀？」  
（互視一下）  
那末我們就到樓裏  
（媒會主任與牛子下  
（望望屋裏，低聲的  
我怎麼了？  
他先溜了他一下，這  
真跟他說時，他又來  
看書也一定不去，哪

「接濟探出牛頭身子來！」  
「來。青會主任來啦，也不響一  
就在這裏好了。」  
們談，我進去。」

雙（對青）你這滾走！  
青什麼事？  
牛（問牛）你到底怎麼樣？  
（看看雙跪，丟了一個眼色）嘿嘿……這……以後  
說。  
婦（問雙）你怎麼樣啦？  
雙（對青）怎麼？  
婦（對青）怎麼？  
青你是幹郎上前錢的模範婦女。  
雙（慌張地）你……你……你……  
牛怎麼？  
青你是報名入伍的模範青年。  
雙怎麼？  
青現在你們明白了嗎？  
婦（自白詩）永未自動的成了名。

婦雙 雙雙 婦雙 雙雙 婦雙 雙雙 婦雙 雙雙

說：「打開天窗說亮話，怕恐怕是捨不得離開你……」  
丁。說說，說說，總是這一套，你的脾氣我看是改不過來  
這不是開玩笑。現在再說你呢，你的心眼兒尋打些什  
麼算盤呢？胡明白。現在有些個捨不得他。你說是不  
是？」（裝出沒有表情的看著她。）  
婦雙 「話說回來，你是婦救會的組織部長；又是咱們村  
子裏的活動份子。平日子，你老是站在人家前面，活  
所潑潑的，喜歡人家稱讚你幾句，總不願意別人說你  
一牛句壞話的人。」（你說到不對！）  
婦雙 「（一聲打甲似的點點頭）你們倆口子，都有些捨不得離開來。」你聽我說下去  
，你呢，把志願義務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牛末末  
，也不會落後到你說的那樣子。你還是好好的跟他談  
一談。

要叫他不要瞎噓呀！  
你別生真自疚，試一下再說。

牛雙 牛雙 牛雙 牛雙 牛雙 牛雙 牛雙 牛雙

的方向坐下。）  
（吸煙或一）  
穿得暖來吃得飽  
（牛子上）  
爲什麼她跟我笑？  
慶那你又無理我！  
剛見你這跟婚會主任  
問你自己！  
叫我怎麼知道。  
我問你，現在什麼時候  
快「落土」了！  
（氣因因地）「落魄  
我早回來過了，誰叫  
誰見面！  
我還限督我主任在這單  
那還不快給我收。

歌聲上：

快快……

快快參加八路軍！

雙牛：你到底停不停？

雙牛：（站住）你要怎樣？

雙牛：你說幹麼去？

雙牛：嗎？嘻嘻，你管不着。

雙牛：我偏要管！

雙牛：放開我。

雙牛：你要當八路軍去？

雙牛：一定的！

雙牛：一定。

雙牛：（很硬地）不行！

雙牛：不行也要去！

雙牛：我就不讓走！

雙牛：那就叫黨校。

雙牛：一路沒一也不叫走！

雙牛：（跑着）「頑固」，「頑固」，「頑固」……

雙牛：丁！

雙牛：丁吧！你還想到國家！

雙牛：不在家。

雙牛：了！一忽兒糖。你一忽兒生氣了！

雙牛 我告訴你上叫：『你這是用什麼意思？』  
雙牛 （認真地）你這是什麼意思？  
雙牛 （趕忙解釋）你看你，我只說說罷。——你勸一下  
吧，我寧做飯去了。  
（雙牛下）  
牛 （焦急的走着）：沒有辦法的坐到石條上。）  
青牛 （青會主任上）：你又是被個兒鬧不來了嗎？  
青牛 我特爲通知你來的。  
青牛 慢慢再告訴你。我先問你，雙兒她同意你走不？  
青牛 她怎麼就爲這個在着急呢。  
青牛 唉，雙兒！我還只稍稍提了一下，她就要離婚！  
青牛 就是個不肯！——我還是勸勸她，試也罷說！——噢，我就  
爲這事來通知你的，她不肯，你這次就別入伍罷！  
青牛 怎麼？叫我給人家笑話嗎？恕不放，鬼子不用打了！  
青牛 不是這樣罷。上面來了個指示，說咱村的勞動力少，  
要派去一團，只聽入伍兩個就行了。所以你不來也

次不去，村裏還有別人呢，不  
頭裏，牛子夫不上，不是六大  
去麼？被人嚼起舌根來，什麼  
婦呀！我可受不了了！魚鱗  
還要！在這個村子裏做人啊不  
，大夥兒乾乾淨跟他談一談……  
你忘了他的性子啦，這樣子事  
九進屋去，把掌會主任叫出來，  
（主任上）  
她說動員不了牛子，牛子到底  
說不放他走啊！